



窗明風和



那年秋天，我想考一個證。

不是什麼重要的證，但是需要花費時間來準備，每天下班之後看兩到三個小時的書。書買回來，放在桌子上，這本書很厚。工作時，不時地看上一眼，心裏突然冒出了一個想法：萬一沒考好怎麼辦？如果別人知道了，會認為我是自不量力嗎？這樣的想法很自然地就冒了出來，像一直躲在角落裏的貓，你稍微動一下，它就跳出來了。

之後我就沒有再跟別人說起過這件事情。家人問我最近幹什麼呢，我說沒事，看看書。朋友邀請我一起吃晚飯，我說我現在感覺很累。因此就不再追問了。這本書翻開之後時間長了，紙頁捲起來，書脊上出現了裂痕。

每天早上和晚上，我坐在書桌前像挖一條暗道，不知道能否挖通，也不清楚挖通之後對面會有什麼，只是一味地埋頭苦幹。有時候深夜的時候，合上書本，望着外面漆黑的天空，忽然覺得自己很可笑，都已經這麼大年紀的人了，還要去考什麼證書呢？但是第二天早上還是會坐下來，翻開書頁，繼續。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一個場景。

那時候還在上學，班裏有個同學，平時成績中等，忽然有一天宣布要考一所特別好的學校。消息傳開之後，大家看他的眼神就變了，有鼓勵的，有驚訝的，也有等着看笑話的。

後來他沒考上。那些眼神裏多了一種東西，說不上是同情還是什麼，但比嘲笑更讓人難受。從那以後我就知道了，有些事在做成之前，最好別說。說了，你就把一件本來只屬於你一個人的事，變成了所有人的事。

也許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時候。心裏有了一個想法，想要換一份工作，學習一個新的東西，過上完全不同的一種生活。想法在心裏燒着，反反覆覆地烤。但是當有人問起「最近你在幹嘛」的時候，快要脫口而出的答案，在嘴邊打了一個轉兒之後又被吞了回去。如果說沒事的話就是沒事了，跟以前一樣。轉身之後又繼續一個人做着這件事，而這件事還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我一直在思考我們到底在害怕些什麼，擔心會失敗嗎？

好像不只是失敗。最害怕的就是失敗之後讓別人發現了。

崔婭娜



●奮鬥的過程有时候如同等車。

AI繪圖

害怕別人會說「看吧，我就說過他不行」，害怕自己在別人心中由一個正常的形象變成了一個「愛多想」的人，害怕還沒有實現的願望提前曝光在陽光下，然後破碎。於是我們就學會了藏。將目的放在心中，把付出埋藏在夜晚，把期盼蘊藏在「沒什麼」的三個字之後。

反過來想一想，如果被發現了會怎樣呢？即使考試沒考好，別人真的會像我們想像中的那樣笑話我們嗎？即使被人嘲笑又怎麼樣呢？生活仍然是自己的，路也還是自己在走。那些目光和評論就像風一樣，帶給你一陣寒意之後就會消散。真正留在身體裏的，是你為了一個念頭熬過一整夜的努力，是捧着舊書一遍又一遍做题的過程。

奮鬥的過程就像人在候車室等車一樣。你不知道車什麼時候到站，也不清楚到達的這班車是不是你要乘坐的那一輛。有人上了車，有人下了車，有人等的車一直沒有來，天黑了又亮了。

坐在那裏，你感覺很冷、很困，也很懷疑自己是不是等錯了車。可你沒有站起來走，因為你心裏清楚，除了繼續等，沒有別的辦法。

我們不希望別人看到自己所等的那個過程，其中就藏着最真實的自己。

現在偶爾有人問我：「你最近還看書嗎？」我說：「看。」他們沒再問看什麼，我也沒說。不是刻意隱瞞，只是覺得有些車次、有些站台，說出來反而容易錯過。等車的人，就安靜地等。車來了，上去就是了。

至於別人看見沒看見，我停了一下，笑了笑，沒再細想。天還亮着，下一班車還沒來，但候車室裏的長椅坐上去也不那麼涼了。也許不是因為天暖了，是自己坐熱了。

清洋河記(外一首)

東方惠

靈山把水吐出來
就退到霧裏去了
將六十五里外的
聲洋叫成了清洋

葛家木匠的斧頭
在縣志的某一頁
砍斷一條青龍的夢
河水就悄悄改道
繞過芝陽山的腳踝
至今還帶着——
藤蘿上的腥氣

石堤是後來安上的
柳樹替明代站着
雍正年埋下的青石

被月光浸出墨色
像墨跡未乾的奏摺

門樓水庫落成時
河水終於學會了
用規矩的姿勢奔流
不再掀翻土地和
糧食，只輕輕的
在入海之前，把
泥沙卸掉

此刻它數着橋洞
像清點自己的肋骨
那截被截彎取直的
往事，在養魚人的
網裏，鱗片般明滅

遷徙

破殼的裂痕裏，仍藏着
一個生命的初心。長大後
仍習慣把羽毛晾在天空
飛翔就是牠最好的證明

沼澤收不住牠們的翅膀
銜在嘴上的枯草和乾枝
為自己築個有溫度的家
把夢交給翅膀交給藍天

霜降後的遷徙是新夢的
開始，飛得比炊煙還輕
翅膀的背面，是未來的
故事，綑綁在一次次的
鳴唱之中，遷徙之中

時代詩行

秋有幾分色

江河

文學漢林

秋色，先是淡。梧桐葉葉綠暈圍一圈緒褐，如同墨汁攪久了，在宣紙上洩出舊痕。風還不凜冽，葉子懶懶地黃着，黃得並不乾脆，枝上還掛着大半綠意，像人心裏那點放不下的念想。這時節的秋，不肯把心事盡數攤開。

銀杏卻毫不遮掩。一樹樹透亮的金黃，潑灑滿街，不管不顧。風一吹，葉片翻飛，落得滿地碎金，踩上去沙沙卡嚓。舊時寺院多愛種銀杏，喜它經得住歲月，葉落之後也不至全然枯禿，疏朗枝桠靜靜向外舒展，像禪門伸出來的一雙手。有一年去金陵，棲霞寺門前那棵古銀杏，金黃滿目，我站在樹下久久不肯離開。後來寺裏走出一位小沙彌，清掃落葉掃到我跟前，抬頭道：施主，你踩到我剛掃乾淨的這片地了。

直到今天，我也沒想明白，他為何還要再重掃一遍。

柿子樹是秋色裏最甜的一筆。樹葉落盡，渾圓的柿子孤零零懸在枝頭，像盞盞小燈籠，又像一句說完便不再開口的話。老屋簷下最常見這般景致：灰黑屋瓦之上，綴着幾顆橙紅柿子，襯着秋日空曠的藍天。那份甜藏在顏色底下，要咬開才知滋味，可單單望見那一抹橙紅，舌尖便先泛起蜜意。

楓樹是不甜的。楓葉的紅帶着幾分沉鬱，絳紫、暗紅，如同血汗乾透的色澤。必得經了霜，那紅色才徹底透出來。唐人寫「霜葉紅於二月花」，都說的是熱烈繁盛，我卻總覺得楓紅裏藏着倦意——盛放至頂點，再往後，便是暗淡與凋零。深秋的天平山，漫山楓林像燃着一團火，風過處葉聲嘩嘩，彷彿真的在燃燒，燒盡便零落歸根。

只是那年，我終究沒有登上天平山。山腳下尋了一家麵館，吃一碗燜肉麵，等着雨停



●古銀杏金黃滿目。

AI繪圖

歇。雨始終未停，我便轉身離去。滿山紅葉究竟何等模樣，全是後來聽旁人轉述的。

蘆花是灰白的，輕得近乎沒有分量。河灘之上，大片大片隨風搖曳；風猛時便齊齊伏倒，風過又緩緩立起，好似一群拿不定主意的人。蘆花從不爭艷，它只是安在那裏，提醒人秋已經深了。一回傍晚途經湖邊，夕照鋪在蘆花之上，灰白之間漾開淡淡碎金。我嘆一聲好看，身旁釣魚的老者頭也不抬：好看什麼，幾場秋雨一過，便全都倒伏了。

他說得沒錯。可有些感受，他未必懂得。松柏一身深綠，入秋也不肯改換衣裳。世間萬物都在更迭變色，唯獨它們守着一身舊綠，反倒成了秋中的異類。松針墜落之初依舊青綠，而後才慢慢轉為褐黃，恰似人慢慢接納歲月老去。我曾在徽州山中見過一株古松，樹皮皸裂如鐵，墨綠近乎沉黑，把數百年風雨盡數嚥下，不聲不響。

細數秋色，到最後反倒理清頭緒。梧桐的赭褐，銀杏的亮黃，柿子的橙紅，楓林的絳紫，蘆花的灰白，古松的墨綠。萬般色彩落在眼裏揉作一團，黃昏時分天邊漫出藕荷色暮雲，襯着底下層疊的紅黃綠，秋天便成一碗調和得恰好的羹。

傍晚從菜市歸來，手裏拎着剛剝好的菱角。路過巷口那棵老槐樹，樹葉尚未泛黃，石凳上卻落了薄薄一層乾透的槐角，黑褐色，踩上去嘩啪作響。忽然又想起棲霞寺那個小沙彌。不知如今的他，是否還在掃落葉。那年我挪開腳步之後，他依舊低着頭，安安靜靜，又把那一小塊地面重掃了一回。

天色暗下來。陽台上晾的那件灰藍襯衫來不及收回，風灌進衣料，袖子鼓鼓地揚起，又頹然癱落。

午後起了北風，北窗關不嚴實，縫隙間嗚嗚作響。想來夜裏，就要降溫了。

畫在黑板上的房子

錢永廣

筆尖故事

小時候，我家離鎮上有好幾公里的路，我讀初中那年秋季開學的第一天，學校新調來一位老師，教我們語文。老師姓劉，從一所師範大學畢業已有四年。他的頭髮稍長，鼻樑上架着一副高度近視眼鏡，身上的衣服像是穿了幾年似的，已經有了明顯的褶皺。

聽別的老師說，劉老師家境十分貧寒，他早年喪父，母親怕影響他成長和學習，後來也沒有改嫁，是母親靠種幾畝農田，閒時再到鎮上打工賺來幾個零錢，才勉強供他上完了師範大學。聽說他當初高考成績超出了一本線幾十分，他之所以選擇上師範大學，是因為上師範大學的學生，每個學期可以免交一部分學費，而這對他和母親來說，無疑是最好的選擇。

劉老師調到我們學校時，已經28歲。這個年齡，在我們那時的那個小鎮，還沒有找對象的可不多見。見劉老師仍是單身一族，學校的幾位老師都十分熱心，不停地為劉老師牽線搭橋，介紹女友。

給劉老師介紹的第一個姑娘，就在我們學校附近的一家單位做會計。這個姑娘每天上班都要經過我們學校門口。我曾經偷偷地瞄過她，人長得秀氣，雖然個子不高，但有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算得上是個美人。但姑娘一聽說劉老師早年喪父，家境貧窮，在城裏買不起一套房子，認識沒多久，就沒有了下文。

給劉老師介紹的第二個女友，在一家醫院做護士。有一次，劉老師還把她帶進校園裏閒逛，見這個護士有點胖，我們幾個同學嘻嘻哈哈，埋怨她怎麼能配得上劉老師？這下該是她「倒追」劉老師了吧？可結果遠不是我們想像的這樣，拍拖沒一個月，聽說劉老師在城裏買不起房子，這個姑娘也與劉老師分了手。

經歷了兩次失敗的戀愛，劉老師變得心灰意冷，再有熱心媒人牽線，劉老師先是把話傳出，自己在城裏沒有房，免得浪費彼此的時間和感情。這樣過了半年，果真沒有熱心人來介紹了。看樣子，沒有房子，一個窮教書匠，要想找一個合適的老婆，還真不太容易。

也許經歷了戀愛失敗的打擊，有一段日子，劉老師看上去有點頹廢。同學們看在眼裏，急在心裏，想安慰一下失戀的老師。一次上課鈴響後，劉老師照例夾着書本走進教室。只見黑板上，不知是哪位同學用粉筆畫了一座房子，並在旁邊寫了兩行字：「劉老師，別灰心，等我們有了錢，我們全班同學集資給你買房子，到時看還有哪位姑娘不想嫁給你？」

劉老師看見畫在黑板上的房子，和兩行滾燙的字，本來失落的心，陡然變得興奮起來。他笑着問，這是哪個同學的傑作？見沒有同學回答，劉老師繼續笑着問：「這套房子畫得不錯，既然同學們想給我買房子，那就請舉個手，我看一下有哪些同學願意給我買房子。」

劉老師的玩笑話，瞬間引得同學們哈哈大笑。不一會兒，全班同學都舉起了手。雖然劉老師說的是一句玩笑話，但在那一刻，我看到了他眼裏感動的淚花。

這事轉眼過去了很多年，劉老師早已結婚成家。今年暑假裏，我遇見劉老師，提起過去他相親的經歷，和同學們畫在黑板上的房子，他說當初不能怪人家姑娘不願和他戀愛，他在城裏沒有房子，即使人家姑娘願意，丈母娘也不會答應。當老師雖然是「君子固窮」，在城裏買不起房子，但只要對孩子們付出一顆真心，同學們也會對老師回報關愛，這種師生真感情，是其他行業所沒有的。

藏在時光裏的螢火蟲

邢凱

指間歲月

三里河其實不到一里長，最窄的地方一步就能跨過去，但卻是我們小時候心目中的無垠大海。每到夏夜，晚飯之後，夥伴們都會拿着空玻璃罐頭瓶跑到河邊去，等着天黑以後捉螢火蟲。

天色完全黑下來之後，才有幾縷幽綠的螢火在草地裏閃爍。孩子們屏住呼吸，躡手躡腳地走過去，慢慢合起雙手，大多數情況下只能看見微弱的光芒從指縫中溜走，在頭頂盤旋，好像是在嘲笑我們笨拙的樣子。偶爾能捉到一隻，手掌中有微微發癢的感覺，有一點微光在掌心裏跳躍。把牠們輕輕放入罐頭瓶裏並旋緊瓶蓋後，瓶子外面就會有一層薄薄的霧氣，裏面的螢火蟲發出的光也會變得柔和而朦朧。

蘆葦叢中螢火蟲飛舞，數以萬計的飛螢在其中穿梭不息，時而升高，時而降低，時而聚合，時而散開，整片蘆葦蕩好像漫天游動的星星。我們站在堤岸上靜靜地望着，故意放輕了呼吸，生怕驚擾了這場只屬於夏夜的盛會。瓶子裏面的光與外面相比顯得暗淡，蘆葦叢中的螢火十分耀眼，雖然有一定距離，但是讓人不禁想去撈一把星光。

那時外婆總是在堤上的老榆樹下面搖着蒲扇和鄰居們聊天。跑累了就依偎在她的懷裏，從草葉間看天上繁星點點。慢悠悠的蒲扇轉動起來，帶着艾草清苦味道的晚風撲面

而來，外婆有時還會輕聲哼起古老樸素的歌謠，悠揚綿長的尾音融入夏夜裏。她抬手指向天空中 brightest 的兩顆星星，說那就是牛郎織女星，一年才能見一次面。那時候我認為星光很冷，遠遠不如蘆葦中飛舞的螢火蟲那樣美麗。

之後我去外地求學，城市裏沒有螢火蟲，連天上的星星也很少而且很暗。悶熱的夏天打開窗戶後傳來的只有空調外機運轉的聲音以及不斷播放的電視廣告聲。某年暑假回家的時候，三里河已經被改造成整齊的水泥渠道，兩邊的青草、蘆葦也都被清理乾淨了，陪伴我們多年的老榆樹也不見了。嶄新的護欄下面河水渾濁發黃，水面漂浮着塑料袋，在月光之下反射出慘白的油光。

走到以前河灣的地方，水泥路到這裏就斷了，只剩下一大片長滿雜草的土地。靜靜地站立了一會兒之後，在深夜之中出現了一點亮綠色的光芒，時亮時滅，好像一個遲疑着不敢相認的老朋友。

鼻尖感到酸澀的時候，我便停下腳步不敢再往前走半步，怕打擾到那微弱的光芒。過了一段時間之後，那一點螢火完全熄滅了，再也沒有其他的光亮出現。

那年夏夜看到的數不盡的螢火蟲，其實並沒有真的熄滅過，只是隱藏在了時間的深處，永遠照亮那片早已消失的蘆葦蕩。



●蘆葦叢中螢火蟲飛舞。

AI繪圖